



長短經卷第四



霸紀上

霸圖第十七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

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屈於公一說文王曰雖

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為之於是人文之所就而

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文友之友謂

之朋朋之謂之黨之分謂之群以此服事殷此之

謂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

也謂者故五伯音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

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

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楚王問伍胥曰伐

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隸之帥至彼必皆執
出彼出即歸彼歸即出楚必道弊至彼必皆執
誤之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道弊至彼必皆執
乎始病越王句踐問於大夫種曰伐吳何如對曰楚於吳

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人以之足通曰足下為令
然而慈父孝子政不以施然則慈父之腹中者畏秦法也
今天下大亂秦成其名此君不通之知將之計而後略地得其
腹而生通見武信君而竊以說之曰君先守彼將也何謂戰
而死後取天下城宜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不攻而富者故欲以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說曰范陽令城宜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而好富者故欲以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矣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輪迎范陽令城宜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范陽令城宜整頓其城先令君降而身死如將利則
也此臣所謂傳而富貴矣必相率而由皆將利則
通遂以燕趙此說武臣三以車也徐公再拜如
迎徐公燕趙此說武臣三以車也徐公再拜如
舉吳梁項起吳假守通也田儋舉齊欲殺之少年縛項梁
舉因殺令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傑

並起而亡秦俗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為泗上之亭長
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自立為楚王張耳陳餘諫曰
計為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為王是示天下之私
也守如立六國後自為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城
無守牆誅暴秦據咸陽以令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為沛
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令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為沛
公時項梁止薛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
楚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
為能復立楚後也梁自求懷王孫心立也將約曰先入咸
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於定陶梁死章邯以為
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項羽等救趙遣沛公別將西
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欲南陽太守張良曰強秦

大傳而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之秦
可張良送心至也於漢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道示
也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漢王已立殺田市自立為齊
天此無憂漢田榮怨項王不巳立殺田市自立為齊
以之也漢田榮怨項王不巳立殺田市自立為齊
王之也漢田榮怨項王不巳立殺田市自立為齊
王利北擊滅齊項羽以書曰漢王遣羽為韓王拒漢張良遺
如約即止不取反又西行而北擊齊曰而使九江王殺
齊欲滅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擊齊曰而使九江王殺
義帝於郴漢王為之縞素發喪臨三日以告諸侯董公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無名事不成故漢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
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
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
善曰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師五十六萬東襲
楚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漢
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

曰孰能為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乃使淮南說布皆楚何
王與楚南王曰漢王使臣敬進書於大王御者竊惟楚大
為強可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而臣事之為諸侯以北
負而臣事之為諸侯以北而臣事之為諸侯以北而臣事之
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南王曰臣事之為諸侯
若之乎夫漢王乃戰於彭城項王出而臣事之為諸侯
南之兵渡淮而觀孰勝夫戰於彭城項王出而臣事之為
渡淮者垂拱而觀孰勝夫戰於彭城項王出而臣事之為
大王提空名以楚者向而觀孰勝夫戰於彭城項王出而
大義不名以楚者向而觀孰勝夫戰於彭城項王出而
不自強漢王名以楚者向而觀孰勝夫戰於彭城項王出而
卒守傲不乘塞攻楚侯還守榮陽下蜀漢深八溝高壘分
欲戰則不乘塞攻楚侯還守榮陽下蜀漢深八溝高壘分
至榮陽不乘塞攻楚侯還守榮陽下蜀漢深八溝高壘分
之故曰楚陽不乘塞攻楚侯還守榮陽下蜀漢深八溝高壘分
強通楚陽不乘塞攻楚侯還守榮陽下蜀漢深八溝高壘分

乘勝而去國遠不絕其勢飽今不可當臣聞千里不餓方士有
色成蘇後數百師宿其鋒今不可當臣聞千里不餓方士有
得萬人從間道出首得還致吾奇兵下絕其後高壘下野無營勿與
戰使前十日而兩將之成安君趙破聽戲下武願足後野無營勿與
計不聞知之二子所會進軍擊者購之千金於破廣武君策之不
軍中無戲若下者信乃解其得者千金於破廣武君策之不
君而致何若亡國之大夫聞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燕
南伐齊何若亡國之大夫聞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燕
可與言勇事乎信曰僕聞秦用百里奚居虞而敗亡之將不燕
足霸非愚於虞而信曰僕聞秦用百里奚居虞而敗亡之將不燕
秦聽足下計若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失
辭得忠故曰成安君之言聖人擇焉顧恐一臣失計而後失
一得忠故曰成安君之言聖人擇焉顧恐一臣失計而後失
效愚忠夫成安君之言聖人擇焉顧恐一臣失計而後失
鄙而身死夫成安君之言聖人擇焉顧恐一臣失計而後失
舉而身死夫成安君之言聖人擇焉顧恐一臣失計而後失
海內震井天陰終朝而軍破趙西河十萬眾誅禽成夏安悅君聞
食傾耳以待命若此者將不軍之耕所長也工女成機勞平疲

其戰實難得用今將城不軍欲舉倦醉之兵曠日不竭而城之燕不
服齊必距也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恃而不可下劉項之燕不
善武用兵者不也若此者將軍而莫如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
廣弱百君曰方今為將軍計而莫如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
孤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必兵固有不先聲而
燕以從使諷告者則天齊必從事可圖也兵固有不先聲而
不實者此齊之計也如韓信曰善從事可圖也兵固有不先聲而
後實者此齊之計也如韓信曰善從事可圖也兵固有不先聲而
其策發使燕齊從也如韓信曰善從事可圖也兵固有不先聲而
臯享師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
劉賈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
擊彭越留曹無咎守成臯時漢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臯計欲指
者以人為天者而人事可成不知夫人教之天下轉輸不可成臣聞

避禁居邠大王為西戎狄去邠杖馬受命居岐國人爭自歸
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殷成而會孟津公之上者八伯諸
侯皆曰紂不德天下無德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乃營成均矣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貢道均矣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也及周之盛時天下洽依無險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並事天不貢其職及天下洽依無險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不服其制非其德及天下洽依無險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千能制其職及天下洽依無險則易世亡方咸納職焉
成子暴骨於野十戰而定也今秦下項藉戰於滸莫朝三
父起而欲比隆塞關為卒然以之聲未絕矣傷腦塗地者
地謂山帶河四塞不入而東雖亂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全而夫與人也陸下關秦之喉也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陸其入關而與人也陸下關秦之喉也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拊背高祖以都長安秦之喉也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王其背高祖以都長安秦之喉也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有七百餘年秦二世即其滅固亦足恃也陽留侯曰東洛陽雖
有王其背高祖以都長安秦之喉也秦之衆可拒夫秦者

公說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
漢以東為楚歸漢王父母及呂后項王解而東漢王欲
西張良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
此天亡楚之時不如因其東而取之漢王乃追羽與齊
王韓信魏相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
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不從秦
其不至固宜君不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不齊信之言
非君王意相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不齊信之言
越得拜為相今豹死而君不齊信之言
取睢陽以為國穀城以死越亦望王而君不齊信之言
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是漢王發出指此東傳與齊能
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於是漢王發出指此東傳與齊能
賈羽皆引兵都洛陽用婁敬策徙都長安陸敬信彭越劉
圍羽垓下並隆堯封之於郟曰敬曰德累善十有餘世周
周欲與先自后稷堯封之於郟曰敬曰德累善十有餘世周

秦齊也非親善弟莫可使王陳豨為代相與韓信王黃等
反豨自立為代王上自往破之豨所誅赦趙代吏人
守尉反尉曰常山不反豨曰亦南據漳水也其十
尉上尉既至邯鄲喜曰豨亦南據漳水也其十
無能為也問周昌曰豨亦南據漳水也其十
有為將左人謂上曰豨亦南據漳水也其十
以封上曰豨亦南據漳水也其十
而羽檄徵天下兵未也入陳豨反豨所誅赦趙代
愛陳豨戶不封也黃曼丘臣皆故厲人皆曰善於吾
曰陳豨戶不封也黃曼丘臣皆故厲人皆曰善於吾
矣乃各將豨軍遂敗黃曼丘臣皆故厲人皆曰善於吾
得高帝自將豨軍遂敗黃曼丘臣皆故厲人皆曰善於吾
反信不囚之欲殺豨舍弟告不信從行畏惡其能與陳
罪黨不囚之欲殺豨舍弟告不信從行畏惡其能與陳
其黨不囚之欲殺豨舍弟告不信從行畏惡其能與陳
矣侯就乃欲殺豨舍弟告不信從行畏惡其能與陳
之使武列侯就乃欲殺豨舍弟告不信從行畏惡其能與陳

此固其中小左不過數百里地薄四百里受敵此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之利天下不足而守獨一野千里有變順流而
定河渭漕輓之利足謂金城千里給天京師之國委輸於此
敬說也於此是謂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委輸於此
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為淮陰侯高帝問豨豨曰吾將也
黜然問陳平乎曰人知上書言信反豨曰吾將也
有曰信知將兵有不能敵韓信乎曰與楚及也乎曰能
平曰如楚之精兵將之不能敵韓信乎曰與楚及也乎曰能
兵下危之楚上曰兵將之不能敵韓信乎曰與楚及也乎曰能
陸方有雲夢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南信聞天子夢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界一聞天子夢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此時力中帝預其武士見信然發使告諸侯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信果迎道韓信又治秦中見信然發使告諸侯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甚善陸執得韓信又治秦中見信然發使告諸侯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陽千里猶執得韓信又治秦中見信然發使告諸侯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諸侯猶執得韓信又治秦中見信然發使告諸侯陸下為之奈何而舉兵擊之是趣戰也乎曰能
二饒南有太山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海瑯琊即墨之西方

不信而發伏誅詐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昌子即位
偽事果七日廢事賀為海昏侯也廢立武帝曾孫詢是為宣
二條霍光廢賀為元帝崩立太子釐是為成帝同日拜
太子孫崩立太子奭是為元帝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
鳳兄弟五人皆專政也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
五侯五伯皆專政也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
哀帝即位六崩立帝弟中山孝王衍是為平帝帝年幼
年崩無嗣六崩立帝弟中山孝王衍是為平帝帝年幼
宣帝立孫嬰是為偽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
孺子莽廢嬰自立為偽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
帝王皇后之姪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元舅鳳為大司
馬兄弟五人皆為侯時鳳秉政同日封兄弟五入為五
侯曼早卒鳳將薨以莽託太后之姑也封為新都侯五
侯競為儲起治第舍莽幼孤貧獨折節莽謹當世名士
多為莽言上由是賢之拜為侍中莽交結將相收贍名

隆洽傾熾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鸞飛鸞女弟為昭儀
其諸父矣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嗣乃立定陶王忻為皇太子者
宣帝孫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莽以
為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故勸立之莽以
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姦拜為大司馬初長通因嬖賂遺
長長許欲白上為左皇后時王根輔政久病嘗代根
莽心害長寵白根曰長與許貴人私交通見將軍久病
私喜根怒令莽死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
白長長下獄死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
傅后恭太后從女弟也陶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帝母丁
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為安陽侯莽乞骸骨避丁傅也
哀帝崩時莽以侯在弟太皇太后令莽備佐喪事太后
元帝皇復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為帝即平帝帝名衍
后也王子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慙已以聽於莽
也

擢忤恨者誅滅以王尋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
平晏典樞機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瓜牙皆以能並任
顯職莽色厲而言方不欲有所偽以見風采下黨與百姓而
顯奏之莽因固讓不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平帝崩
眾庶越常氏重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
莽徵宣帝立孫廣成侯子嬰立之年三歲遂謀居攝如
周公故事其長者託以絕宣帝魯孫五人莽惡東都太守
翟義反敗死立義丞相方進子也莽自謂威德遂盛獲天
人之助用銅匱符命遂即真梓撞人表安章其九年赤
眉賊起黨眾復浸多號赤眉賊仇十四年世祖起兵與
王匡等共立劉聖公為更始皇帝更始即世祖族兄世
平林兵士王匡莽遣王尋王邑擊更始二公兵敗于昆
陽漢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漸臺藏於室中北隅間

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遂傳首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皇帝之九
代孫也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連歲蜂起莽末南
人民群入野澤掘龜蛇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林時劉
匡為平理爭訟遂推而為渠帥時劉玄避吏平林時劉
玄避吏新野因賣穀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世祖通好父
識記通素聞守說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四方常懷之及
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軼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可
且亡漢當更興吾南陽宗室獨劉伯昇兄弟通聞之遣
與謀大事笑曰吾意也會世祖與伯昇俱之宛即遣
軼迎世祖遂相約結末世祖頗學圖讖言劉秀為天子或
人蔡恭少公等謀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為天子或
曰是國師劉秀手語世祖笑曰何用圖讖言劉秀為天子或
笑晨心獨喜秀因謂世祖曰王莽殘暴盛夏斬人皆大
亡之往時會宛語獨當耶世祖於是與通弟李
軼起於宛兄伯昇起於春陵鄧晨起新野會眾兵擊長

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為天子而害伯昇劉玄
祖族兄也避吏于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昇居業傾財破
漢帝憤憤懷于社稷未盜賊不事起伯昇召諸豪傑計
議於陵是使親客鄧晨起署野容自稱柱天都部宛伯
春陵子弟七千八百人望豪傑成欲歸伯昇而進屠長
誘劉氏以平林兵王匡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
立劉氏以平林兵王匡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
樂放縱其憚伯昇威明將軍公欲懦弱伯昇而定新
鄙見竊有議伯昇威明將軍公欲懦弱伯昇而定新
宗室赤眉復有今赤眉將徐眾數十萬德甚厚焉愚
宗室相攻是疑陳勝項羽即其權非也春陵去也且
唱號有能遂陳勝項羽即其權非也春陵去也且
耳未足為功也今且尊立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相率而往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未晚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望伯都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圖大事者劉伯昇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
心忌之乃陳伯昇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
因勸更始密書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軾與祖乃班露軾書
馮公孫致密書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軾與祖乃班露軾書
曰李文季多詐不信人使今移其書號更始元年更始
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軾也書號更始元年更始
使世祖為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
之報城中宛下兵到而佯墮一下其書尋祖乃得之使人
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乘銳崩之遂殺王者
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者
尋莽兵大潰走者自相踐奔溺死者以萬數水為風
雨飛如注濁水盛溢虎豹皆戰慄溺死者以萬數水為風
之不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尉州郡鄧禹祖見策北渡河追
我得專封拜先遠來寧欲任乎禹曰不見也甚歡謂曰
德加於四海得効其尺寸之功於不願也明祖威曰
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聚東未安赤眉青
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聚更始未安赤眉青

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為天子而害伯昇劉玄
祖族兄也避吏于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昇居業傾財破
漢帝憤憤懷于社稷未盜賊不事起伯昇召諸豪傑計
議於陵是使親客鄧晨起署野容自稱柱天都部宛伯
春陵子弟七千八百人望豪傑成欲歸伯昇而進屠長
誘劉氏以平林兵王匡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
立劉氏以平林兵王匡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
樂放縱其憚伯昇威明將軍公欲懦弱伯昇而定新
鄙見竊有議伯昇威明將軍公欲懦弱伯昇而定新
宗室赤眉復有今赤眉將徐眾數十萬德甚厚焉愚
宗室相攻是疑陳勝項羽即其權非也春陵去也且
唱號有能遂陳勝項羽即其權非也春陵去也且
耳未足為功也今且尊立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相率而往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未晚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望伯都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賢
圖大事者劉伯昇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
心忌之乃陳伯昇也願善從之無所將立破莽除赤眉
因勸更始密書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軾與祖乃班露軾書
馮公孫致密書執伯昇即日害之李軾與祖乃班露軾書
曰李文季多詐不信人使今移其書號更始元年更始
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軾也書號更始元年更始
使世祖為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
之報城中宛下兵到而佯墮一下其書尋祖乃得之使人
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乘銳崩之遂殺王者
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者
尋莽兵大潰走者自相踐奔溺死者以萬數水為風
雨飛如注濁水盛溢虎豹皆戰慄溺死者以萬數水為風
之不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尉州郡鄧禹祖見策北渡河追
我得專封拜先遠來寧欲任乎禹曰不見也甚歡謂曰
德加於四海得効其尺寸之功於不願也明祖威曰
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聚東未安赤眉青
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聚更始未安赤眉青

而不自快而斷非諸將皆虜人屈起慮遠在財帛爭用威民者朝
夕四成萬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不務定人心立高祖恐
也業救至一人之命與地而慮之天下不足何國也如世大
未及從一子前言以吾慮之示禹曰天不足下郡也如世大
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之示禹曰天不足下郡也如世大
始內散亂人思大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漢在
海厚薄不以小將世祖笑悅又馮異說世祖曰興漢者漢在
德矣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依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武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理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世祖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鄆遣使降下郡國世祖滅之昌素為卜相常以河邯
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安中或稱成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即緣是稱真子與云更始元年平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入邯鄲城立即為天子更始元年平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反開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世祖斬王郎會諸將燒之曰吏
郎交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世祖斬王郎會諸將燒之曰吏
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魯為幽州牧韋
順為上谷守並北之郡曰今世祖居邯鄲宮耿弇請
擅命於輒自遷易百姓不所役士人莫敢自安虜所
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所役士人莫敢自安虜所
財物劫掠婦女懷金者至不歸元元叩心更思王
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萬及百聖公叩心更思王
其敗不義公首事南陽破百軍令撤而定河不據天
之地以義征伐之音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不可令死姓得之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今吏死姓得之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世祖大悅奔者多願北歸幽州益發精兵以可集大計也
上谷斬韋順等世祖辭不就徵斬苗魯等自是始貳於
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叛皆平之
王巴蜀李憲自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孫述稱命
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步
置將帥董憲起東海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步
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馬

而不自快而斷非諸將皆虜人屈起慮遠在財帛爭用威民者朝
夕四成萬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不務定人心立高祖恐
也業救至一人之命與地而慮之天下不足何國也如世大
未及從一子前言以吾慮之示禹曰天不足下郡也如世大
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之示禹曰天不足下郡也如世大
始內散亂人思大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漢在
海厚薄不以小將世祖笑悅又馮異說世祖曰興漢者漢在
德矣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依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武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理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世祖之戴今公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人望無所
鄆遣使降下郡國世祖滅之昌素為卜相常以河邯
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安中或稱成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即緣是稱真子與云更始元年平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入邯鄲城立即為天子更始元年平帝子趙興者殺之與
反開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世祖斬王郎會諸將燒之曰吏
郎交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世祖斬王郎會諸將燒之曰吏
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魯為幽州牧韋
順為上谷守並北之郡曰今世祖居邯鄲宮耿弇請
擅命於輒自遷易百姓不所役士人莫敢自安虜所
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所役士人莫敢自安虜所
財物劫掠婦女懷金者至不歸元元叩心更思王
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萬及百聖公叩心更思王
其敗不義公首事南陽破百軍令撤而定河不據天
之地以義征伐之音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不可令死姓得之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今吏死姓得之使應天西方可馳檄而定河不據天
世祖大悅奔者多願北歸幽州益發精兵以可集大計也
上谷斬韋順等世祖辭不就徵斬苗魯等自是始貳於
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叛皆平之
王巴蜀李憲自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孫述稱命
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步
置將帥董憲起東海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步
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馬

臺望之祖陳俊逃奔欲招其故眾以橫突步陣諸賊悉平
走降世祖入函關攻更始世祖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
之赤眉賊入函關攻更始世祖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
乘更始赤眉之亂子赤眉賊樊崇立劉盆子為中於是諸
將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於鄆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
帝位諸將上與伯昇首舉義兵更始絕豪傑憤怒兆人
不能奉承大王統而敗亂網紀盜賊日多群生危據帝位
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抗天德有
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謙德
惟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姓為心又經華夏自關中以
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於野四奉赤
際火為主然十月駕東幸洛陽赤眉降大鬪於馮赤
後即皇位與戰拒華陰經數日雖屢獲將將餘赤
眉多可稍異以前思信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將
尚其東戰赤眉擊其西輜重走東皆載土成計也禹將
從遂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東皆載土成計也禹將

乃腹中安輕騎不投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人聞之乃安輕騎不投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步聞之乃安輕騎不投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於太山鍾城日未中而營數十故待軍一弁乃度兵
旦攻城未中而營數十故待軍一弁乃度兵
城鍾城日未中而營數十故待軍一弁乃度兵
守巨里奔留兵責巨里欲多伐樹去費邑分遣其弟
數日有降者當悉力攻巨里城陰謀來救之喜謂將
中以修攻其期告邑誘至日果自將救之喜謂將
守巨里奔留兵責巨里欲多伐樹去費邑分遣其弟
首級以示巨里兵上崗耳今將救之喜謂將
都劇使居弟藍守西安雖小而堅去三時
奔進軍居弟藍守西安雖小而堅去三時
而實易攻乃勅諸部後五日會明至臨藍聞之晨雖
守至期夜半奔勅諸部後五日會明至臨藍聞之晨雖
意軍中日無拔之入據其城張懼遂將其眾士歸劇
令軍中無拔之入據其城張懼遂將其眾士歸劇
聞之軍中無拔之入據其城張懼遂將其眾士歸劇
挫其鋒令步步氣直攻奔示若弱以盛其氣突騎乃
陳兵於內步步氣直攻奔示若弱以盛其氣突騎乃

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等弘等軍亂潰異與禹
救之赤眉小却異歸壁約期會戰異壯士變服色與
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出
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赤眉不復識遂兵大戰
氣衰伏兵卒起衣相亂赤眉復識遂隗囂滅公
驚潰赤眉君臣面縛奉皇帝璽綬降世祖平隗囂
孫述天下大定崩於南宮時年六十三時年二初起兵末
孫靈帝用奄人曹節等矯制誅太傅陳蕃李膺其黨人
皆禁錮中平九年黃巾賊起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奉
郡國期三月五日內外俱起唐周靈帝崩太子辯即位
告之角便起皆著黃巾為標幟也
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李儼逼帝東遷
曹操遷帝都許操薨帝遜位于曹丕
魏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靈帝時
為典農校尉漢末奄豎擅權何進謀誅奄宦太后不聽

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恐劫太后陳琳
曰易稱即鹿無虞說有掩口捕雀夫物微而尚不可欺
以得志况國之大事而可詐立乎今將軍勳而皇威握
要龍驤虎視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鑪而燎
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成大兵一聚強者為雄所謂創
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無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董
卓至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師大亂太祖亡出關
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於巴梧與後將軍袁術冀州刺
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
同時俱起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設壇場共盟誓滅洪
不辜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暴害加至尊毒流百
姓大懼淪喪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
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
天后土祖宗盟靈實者激揚曹公行稱奮擊將軍卓聞
洪慷慨涕泗立下聞者激揚曹公行稱奮擊將軍卓聞

此戰今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其勢則能
覆手今不明時取武難圖之強蓋聞者先亂誅暴謂之義如
兵恃眾不強許都令既行無名師竊為公孫瓚勝曹操奉
在天子建曹操許都令既行無名師竊為公孫瓚勝曹操奉
也今強弱曹操許都令既行無名師竊為公孫瓚勝曹操奉
王伐約不為不義况加曹操而師去無名且曹公與師徒
精銳將士思越而况加曹操而師去無名且曹公與師徒
反受其咎此越而况加曹操而師去無名且曹公與師徒
於軍勞而各非見時所知及霸吳之定大業所亡也曹公
公軍官渡而紹雖少未可輕也南田如豐紹遂不亡也曹公
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南田如豐紹遂不亡也曹公
分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救戰然其後左精山河變曹
擊其右可使疲於奔命不擾得安業我則擊其後左精山河
不及三年可使疲於奔命不擾得安業我則擊其後左精山河
不黎如志授臨及也紹今釋廟遂攻之於官渡紹敗於左
君如陽俎忘則不行散其資財會宗族以與曹操曰紹自引
雖克伯珪眾實疲弊而主驕將汰軍之敗在以此舉也我敵無

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兵屯洛陽司徒王允與呂
布殺卓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太祖至洛陽衛京邑
暹遁走太祖以洛陽燒焚殘破奉天子都許下詔責袁
紹以地廣兵強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瓚兼四州之
地紹遂攻許太祖破之官渡紹嘔血死南表人初汝
校尉董卓求紹及紹瓚不聽卓所信陳為紹懸節於上
州卓購人所及紹瓚不聽卓所信陳為紹懸節於上
非常人所及紹瓚不聽卓所信陳為紹懸節於上
購之勢必為變袁紹不達大體恐門生故吏非遍於下
叔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即無患矣卓公於也
不遺如紹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公於也
乃遣授北紹渤海太守紹與孔伯等同起曹操襲奪韓馥
建說曰近北紹渤海太守紹與孔伯等同起曹操襲奪韓馥
之深憂也宜先獻捷天子歷務農逸民若不賦役方乃
曹操隔我也宜先獻捷天子歷務農逸民若不賦役方乃
治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漸不營河安我取其逸如

待其變而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方征劉表譚果與弟尚爭冀州譚乞祖
荀攸曰天群臣多事而表坐保江漢間
可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
其二子不和穆以守其成則力全難未
取之則天全若有所并此則力全難未
譚和破太祖征劉表會表卒子琮降高
袁尚破太祖征劉表會表卒子琮降高
詔以表為十餘萬州刺史與表接峯嶺
里許而後不與表相持觀之重將于劉
表曰今為起乘其弊可也然固將在軍
若擁甲十萬坐觀其敗求而復能助賢
可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勢必舉然復能
且賢能歸多歸之其勢必舉然復能
軍不賢能歸多歸之其勢必舉然復能
曹操長享福祚垂今之勝嗣此萬全之
歸曹操長享福祚垂今之勝嗣此萬全之

揚雄曰有言六國之志啞啞下保其贏
為曹公之果所取不紹及南武陽與
兵雖戰北而利於緩進宜修持以虛
營漸逼官渡許分遣輕騎星行掩襲
守其勢未潰可若擊之在烏巢志必
如犯法審配收首尾不命破遂軍
家于瓊審配收首尾不命破遂軍
擊之瓊等見不救而自解也紹非
事去矣此宜引去救之郭圖曰精
勢必還此為引去救之郭圖曰精
拔若瓊等見不救而自解也紹非
重兵攻操營不擒吾屬也紹非
軍潰散奔北曹公能下破紹乃威震
子譚尚於黎陽尚與熙奔遼東太守
其首遂平河北初乘勝攻之郭
適立也相持有郭圖則後爭心臣如
之則相持有郭圖則後爭心臣如

曰司馬公屍居殘氣神形以離不足虞也
惡太右知政遷於永寧宮嘉平元年天子
弟權兵從出宣天子乃起奏其黨謀反皆
勒兵至洛水迎天子奏其黨謀反皆誅
師代為相肅宗景皇帝是為鎮東將軍母
文欽反征平之其術安在也景帝問王肅
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將士心
家屬羽士眾一且瓦解今淮南將士心後
往禦之使不得之前必有閑羽也景帝崩
崩之上勢景王從之遂破儉等也景帝崩
子祖文是為輔政為司空諸葛誕據壽春
伐蜀擒劉禪于時政出於權臣人君主祭
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長史賈充計
濟執殺魏帝高貴鄉公也名髦字士彥乃偽令皇族太
祖崩子炎受魏禪是為世祖武帝太子既受魏禪用羊

祜杜預計征吳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字正度
帝武帝惠帝不惠妃賈充女為皇后后秉權殺楊駿廢
太后賈后淫妬遇姑無禮乃詐誣太后父楊駿誅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亮瓘並以名德執政后意不得行
又誅戮楚王琇殞太子適賈后無子乃詐有娠養賈謚
也少而聰惠賈后惡之諧太子廢用趙王倫為相國倫
之金墉城又遣小黄門殺太子倫遂篡帝位於
惡司空張華僕射裴頠正直矯詔誅之倫遂篡帝位於
是齊王攸之子因與帝弟成都王穎等起義兵誅倫穎
於是鎮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又起兵
討穎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後惠帝復位帝弟長沙王
又諧圖誅之由是戎狄並興四方阻亂遂分為三十六

儉今乎襲襲於報公有之太不陳風貴石有春臣立無在
人皆勒敵浚棗勒也之明陽可嬰戎望將舊賣未大誠為
皆離曰國而嵩勒顧矣鑿江以豈夷累軍趙珍見事款輕
蔬叛然當懼乞復取帝也河勇其歌葉英成寶其必之重
食還為出劉并遣之王明之致鄙德重才昂奉可先形浚
衆為之其現州使不則公比力王宣光俊峙表也為脫之
叛寇奈不及牧奉為未亦洪爭而唯出拔之推勒之猜欲
親離何意鮮廣表天之何海故不區鎮士時崇曰早疑將
離此賓軍早平於下有惟耳也王區藩馬何浚君當啻軍
甲則曰嚴為公浚所也乎項石韓小岳盛為浚侯稱之猶
旅外王經其以期許石自藉將信府威強稱謂之藩兆楚
寡無彭日後見親也將古子軍薄而聲實藩子計推露之
弱聲祖不患必詣願軍誠陽之帝敢播如於春是奉後招
此援之行沉信幽公非胡覆擬而不於聖孤曰也尚雖韓
內以據豈吟之州勿以人車明不斂八盲其石乃恐竒信
無抗幽顧未誠上疑惡而不公帝祗表仰可公遣不略也
強我州有發勒尊浚帝為遠猶哉神固唯信一其信無今
兵也唯三張纂號大王名是陰但闕以明乎時舍羊所權
以幽杖方賓兵亦悅而臣石精以者胡公子英人祜設譎
禦州三之曰戒修遣讓者將之帝乎越州春武王之也遣
我飢部慮夫期戕使明實軍比王昔欽郡曰據子事夫使

必王祜官矣之穎近討王雲元行喜賢心若臣任海國
思浚陸勒石間從郡穎穎雨海而曰之必假觀之容渾劉
恊假抗有勒衆之士元鎮非若西陞無異之元以儀曰元
英三之并者以元衆海鄴復能指下乃任威海東實元海
雄部事吞上五海所說表池平期誠不之權之南如海為
圖之亢之黨萬至能穎元中凉可能可本平才之聖容白
濟力書意羯遂國禦曰海物州定發乎部吳當事官儀奴
事圖相欲胡寇左之今行也漸也白帝臣之今吳然機質
業稱聞先也平賢請二寧帝樹孔奴默竊後無會其鑒子
將南時發據陽王為鎮朔乃機恂五然為恐比不文猶在
軍面張使於陷劉殺跋將止能曰部後陞其陞足武金洛
威雖賓以趙之宣下扈軍惠恐李之秦下不下平才日陽
振曰有觀幽入等還衆監帝凉公衆涼寒復若也幹碑晉
海晉疾之州蒲上說十五失州之假覆心北輕帝賢無武
去實就者牧時單部萬軍寇有未海帝與也衆善二加與
就懷而僉王五于衆恐事賊難畫一疇太非不孔子也語
為僭謀曰浚胡之以非及蜂耳殄將咨祖我足恂遠渾說
存逆之宜署亂號赴宿王起蛟患之將之族以揚陞對之
亡之賓如置中二國衛浚成龍之號帥國類成洮下曰謂
所志曰羊百原旬難及等都得理鼓李以其事曰若元王

也若大軍在郊必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使三使同懸
動勢足旋趾宜應也輕軍往反不時出且劉琨就軍使
名晉藩其滅實仇敵若修戕於現也送質請善和琨琨
我喜於後減終不敵救浚而襲我伏兵驅牛是欣於得
幽州勒晨至荆北門叱巷者疑不有也伏兵驅牛是欣於得
頭聲言上禮實填諸街巷于襄國市斬發之勒入後牛羊懼勒
略也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熾立為字懷度是十都長
安為胡賊所殺後魏拓跋為元氏有沙漠南帝永嘉三年
萬至孝文乃改路跋為元氏有沙漠南帝永嘉三年
朱榮立左莊帝榮害靈太后崩立大莊帝爾
殺爾朱榮立左莊帝榮害靈太后崩立大莊帝爾
執莊帝殺之僕爾朱榮害靈太后崩立大莊帝爾
後安拔草寇立朝廷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長安拔草寇立朝廷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為帝又害帝立南陽王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魏帝又害帝立南陽王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禪于禪廢之而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兵誅之立魏出帝歡為丞相後魏既西入關乃立清河
王之子善見為帝遷都鄴是為周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受東魏禪國號齊至禪又南滅陳天下一統矣隨懷帝
所滅隨文皇帝既受周禪又南滅陳天下一統矣隨懷帝
崩立吳王晏是為周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乃遷都也晏是為周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江左也晏是為周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中宗元皇帝睿乃興於江東帝睿字幼景文宣帝曾孫也
乃與王敦等渡江綏撫江左甚得眾心後王敦武昌帝
昌反至石頭帝攻之不克乃委政於敦敦鎮武昌帝
在位十六年崩太子紹立肅宗明皇帝是為周恭帝寶炬是為西魏詔授字文黑獺奉帝子
外將謀為逆肅宗征破之謀反也温嶠温嶠為計之
腹心以綜其府人事偽相親善京兆尹温嶠温嶠為計之
讓臨別之際自嶠起謂酒嶠何人偽醉以敦莫若君宜自
為之乃作色曰嶠起謂酒嶠何人偽醉以敦莫若君宜自
飲之乃作色曰嶠起謂酒嶠何人偽醉以敦莫若君宜自
常云錢世儀精神滿腹昨日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讒耶

桓弘循鎮丹徒高祖為循中兵叅軍自襲循克期同發
劉毅京師斬成敗相因州之常奉校馬縱多或值聖明移
撤京師日夫屢搆陽九厄隆安已來皇家多故貞良斃
自我大晉屢搆陽九厄隆安已來皇家多故貞良斃
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篡後傾皇祚主郢斃
五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寔繁踰年雖夏後之羅沒主
播越流幸非所神難凶力寔繁踰年雖夏後之羅沒主
有漢之遭莽卓方器沉辱七廟隳踰年雖夏後之羅沒主
載彌年元早民不聊生士庶未足為喻雖夏後之羅沒主
室之分析父已哉子乖離豈大度於有轉輸之文悲標於
筐怨而有已哉子乖離豈大度於有轉輸之文悲標於
亡凡在興心已哉子乖離豈大度於有轉輸之文悲標於
夕寐宵興思將忠烈潛構崎嶇以事此而可存孰有版可
不圖全輔國將無荷戈志不在獲已遂清軍要武上爭先
謂誠貫一投袂以輯辭不獲已遂清軍要武上爭先
之靈下有罄事夫以力辭不獲已遂清軍要武上爭先
世道忠貞或身寵爵祿而並其眉豎華無由侯諸君或宗
周寧不貞或身寵爵祿而並其眉豎華無由侯諸君或宗
人受寧不貞或身寵爵祿而並其眉豎華無由侯諸君或宗
填激望霄漢以永懷顧山川而已增停投撤之日神馳賊憤

高祖武帝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桓玄篡晉偽楚
字敬德譙國龍亢人也形貌瓌特為江州刺史桓玄荆
州刺史殷仲堪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政以玄刺史桓玄
征之聞仲堪即率眾下至京師顯位高祖與劉毅何無
元顯詔以見為討即率眾下至京師顯位高祖與劉毅何無
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玄規時為弘中兵叅軍廣陵劉道襲

于宋相繼至安帝為桓玄所篡宋祖劉裕平玄至恭帝遂禪
相繼至安帝為桓玄所篡宋祖劉裕平玄至恭帝遂禪
敗遂堅還長安卒亡滅也此二風聲鶴唳皆曰南軍至也
遂堅還長安卒亡滅也此二風聲鶴唳皆曰南軍至也
與君周旋秦諸將間前軍唱却謂已失利朱序之徒却
云堅敗大軍退自相填籍聞風聲鶴唳皆曰南軍至也
水符堅以百萬之眾至淝水謝玄乃選勇士八千人涉
子叛賊符堅寇淮南晉冠軍將軍謝玄等大破堅于淝
敦反逆狀陳三年肅宗崩至孝武帝昌明立簡文帝第三
嶠至都陳三年肅宗崩至孝武帝昌明立簡文帝第三

為蜀子虜矣從諸城之明日遂攻皆克斬縊而暉
是遂進克諸城守相次瓦解自縊秦縊而暉
號於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義真鎮長安留子
赫連都統萬人之略大悅謂王裕滅秦所將以
德政以濟蒼生而反勝之連成以弱才小智而
非經遠之規狼狽義貫幽顯者連成以弱才小
師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者連成以弱才小
日為歲清泥上洛南師之要衝宜致遊軍斷其
路然後潼關壺峽絕其水陸之義道聲擐斷其
恩澤三輔之人皆壺峽絕其水陸之義道聲擐
竄無所一旬之見縛於麾下空城申布之
而自定也石勒善安伐人長安高祖所兵不
陽以朱齡石勒善安伐人長安高祖所兵不
齡石而勒遂失關中安人長安高祖所兵不
稱燕王高祖征擒超超初超叔也鮮卑慕容超
因其侵也乃截伐超超初超叔也鮮卑慕容超
鐵除難與爭鋒也據待戰野下自策取也弱乎初
騎粟與爭鋒也據待戰野下自策取也弱乎初

蜀賊譙縱稱王高祖遣將征平之
祖誠曰劉敬先其往不意復無功而退今者師出
衣賊料我由出武正隨其計水如自則師出應道
疑兵重廣武此逼敵武上策為書於外水出帝取
將雖行未中知所趨及敵次白帝乃發書署日白
水滅喜自福中水出廣陵使羸弱乘高檻千餘向
縱果譙道自福中水出廣陵使羸弱乘高檻千餘
百里譙道自福中水出廣陵使羸弱乘高檻千餘
暑進熱賊今固險如攻之難而拔吾師欲大畜
而進熱賊今固險如攻之難而拔吾師欲大畜
譙道自福中水出廣陵使羸弱乘高檻千餘向
平謀矣暉福不以敢為捨今鍾重兵卒然前揚不
軍復鼓暉福不以敢為捨今鍾重兵卒然前揚不
軍復鼓暉福不以敢為捨今鍾重兵卒然前揚不

而於未紀威進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策曰朕君以不造風羅
又醜閔奮潛又斬公悖始版人亂敬雖宋殆未誅於
世公禔越發軍公馘受同也而無顧聽保實未紀威
故之時併有在問之蔽命惡安先固瞻朕衡啓明為侮
相功蕩張來陰入功野宗相都駮志官命翼殷宰譬五
仍也弔勢蘇彌竊也石社濟皆麾公振乃殷博爰豈行
師自死振之亮覲張梁精天叛錢投將者博爰豈行
出茲扶彭望以不淹之貫許竊一袂成袁陸登直虔國
已厥傷泗此竊虞迷戰朝無據臨狗茂鄧匡寡小劉封
老後弘公又制于昧臬日勇徐凶難草言禍方纂與族
角獫皇辭之所江顧渠節順敢冰然念寔斯承荆神備
城孔澤伐功向服本帥軍歸率泮奮邦繁夢大忝歇九
壘熾俾罪也風未朝爰境氣北羊則登剪徒也高作澤
指封我戒旬偃朝皇自全踰鄙凌霸戎為子今勲歌海
曰豕淮且奴朝廷途南人霄黔虐業之而讐不授德已
淪長淝晨野廷途南人霄黔虐業之而讐不授德已
隔地復征心無存區江漢黎淮之而讐不授德已
公重沾兵侵東阻志陽破奄浦基戒當臣公振哉飛失
眷窺盛始疆之忠東序之塗見王報之兵禮絕贊旒書
言上化交場憂義夏此捷炭愚之金時協其倫皇之契
羅

共掌機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帝討平之
舉兵朝庭惶駭帝與褚彥回集書省計遠德前失者
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德前失者
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至乃議
並注同乃安車白服出新亭築壘未畢賊騎交筆至
衣高卧以也衆遷中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袒帝畫
心竟破之入領軍於宮內畫腹為射的自梧引裸
滿射之左右夫因諫曰領軍於宮內畫腹為射的自
便死後無復射玉不夫因諫曰領軍於宮內畫腹為射
之箭中臍蒼梧不夫因諫曰領軍於宮內畫腹為射
女度報我夜七夕玉夫懼取千牛刀殺之敬王夫伺織
殺蒼梧等首送領軍府報帝帝行戎服夜入殿中則
召表櫟等計議欲下之言帝帝行戎服夜入殿中則
拔刀跳躍摩衆曰天白紗帽加帝首令即敢有開一
者染敬則刀乃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即敢有開一
熱帝正色曰卿乃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即敢有開一
都自解也卿乃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即敢有開一
討之日初盛不自稱安與攸之通謀舉事殿內帝命王敬則
名

皇汪而澤險加相與逞眷公應劉眇文刑之公源此事
帝哉慕雲阻之浦秋凶西之路携身明已間挺裂又發
位邈義布艱以安雲逆頌功公貳入之逞寅劍火公憤
於乎荒霧難明流竟公緬也神成奉軌誰陽凝焚之忘
南無服散備哲章爽杖面沈謨此宗誰則底神于功
郊得重光嘗道臺至鉞異攸內亂社嗣無定則王也躬
柴兩譯被之庇順義出域包運階七公辜此奇城桂探
燎名而六矣生軌所閔疑經歲鋒國清稽首公不矢負
告之來戎若靈此感又人威綸月外潛謚殷相之世集
天庭弼乃志又公百江惟滋舉搆九漢悲功把手輕險
告日四余緝匡公其旬始彰拔危區反義不蒼指屋九夷
于皇月一構宇之功心正九蜂彌機載密政近謀梧麾群
皇帝宋人永社戮也積情戍日載密政近謀梧麾群
皇臣帝永社戮也積情戍日載密政近謀梧麾群
后道禪位四勳肆有連皎申聲國據又魏高虐懦憂冠
夫敢于海造心濟誅日長阻連有公晉祖諸夫惶毀界
肇用齊邀物劬天一同惡兵悅石之之之夏成元冕開
自亥甲方資勞下朝亮不安穆頭功典業靡勇我拔創
生牡午款始王之顯明悛忍此志也猥已涕信無本青
靈昭即閱之室勳戮略遂乃又犯表以淪淫宿主塞究

樹以司牧所以虞夏以開闢則天
于冊載昔在典謨受終則天
功以弘濟于厥難造顛仍世多故實賴道中
和會迺仰協歸景屬與能再構區宇誕惟
至于累仍而群心鄉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
僉曰皇天仍眷命不順鴻以固違人神無奉
告類上威帝以不祇人順鴻以固違人神無奉
數萬國惟明靈是饗式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
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崩立太子躋武皇
大孫昭業端是門內奉辭輟輟車載入閣梓宮
殺崩立弟昭文廢陵王也廢立西昌侯鸞是
之崩立弟昭文廢陵王也廢立西昌侯鸞是
生子也即位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是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步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步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左令步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右義步為梓宮之故地高行誅戮且寢疾無預崩立

折其軀投車而走陳秀拔戰逐之斬于門外穎曹即遣
驛使待來首年二月仍似南陽王尊號之萬議來告曰時不利
當須旬必生悔去且帝行白逆太歲復義而動天時人謀
兵十旬不利昔武王伐紂赫然大號也戊申帝發自襄陽
有何不來耶帝不從乃置心當襄陽也
須留弟守襄陽城天下一當
推誠信之勿疑也
及諸將並降初帝命遣吳子陽加湖子窳州諸城
溺于江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征討未使陳伯走鎮江
州為子陽聲援帝謂諸將曰夫武牙即作之實力聽威
聲彼人今如湖當敗誰不警九服江可傳牙而作之
歸彼囚之情當伯之懼我謂九服江可傳牙而作之
所獲俘囚得伯之及子武牙見厚加賞賜而致命馬
魯山城郢並降伯之及子武牙見厚加賞賜而致命馬
午帝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衛尉張稷斬東昏以黃油
累首送軍妃帝命召僧勒兵二千府人分賫將士潘京邑
齊和帝以位禪梁帝即位太清元年齊司徒侯景以十

三州內屬侯景反至京師幽帝而崩為詩曰昔年三
帝三火八年剋建鄴八十三復有火城北四月十日同
其言此之謂也侯景立武帝太子綱為帝又為景所殺
追尊皇為太也湘東王繹於荆州使王僧辯等平侯景傳
簡文皇為太也湘東王繹於荆州使王僧辯等平侯景傳
首江陵僧武旅百道同趨轟然大潰胡塵四起伏惟陸分
下咀痛茹哀嬰思憤酷自紫庭鯨鯢不巢錫珪之
疇與馬雲屯豺狼當路非止一庭鯨鯢不巢錫珪之
威既振冤耻並雪百岳聖明而優詔謙成以錫珪之
既歸可有道當辟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成以錫珪之
飛龍可躋而軋首豈可久稽群議有曠彝則也
哥再馳是翹首豈可久稽群議有曠彝則也
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武帝第七子也魏使萬紐于謹來
攻梁王蕭譽率衆會之帝見執魏人也魏使萬紐于謹來
舟艦遷都建鄴宗懔黃羅漢皆楚人而不願移曰建鄴王
氣已盡者宮洲已滿百於漢乃留楚尋而歲星在井熒惑

守心帝觀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但吉
進土囊而殞之由古避相傳云鑿滿一百州出天子隨而
崩破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破一州以應百數俄而
文承聖末其洲江陵既陷王僧辯陳霸先等議立帝子
與大岸通也皇帝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即位太平二年
方智元帝第九子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即位太平二年
禪位于陳高祖武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長城人也
梁武帝時為直閣將軍侯景反高祖率所領與侯景大
戰侯景敗死湘東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
聖三年西魏攻陷西臺高祖與王僧辯立晉安王進帝
位司空僧辯又與齊氏和親納貞陽侯高祖之孫元皇
之子竟有此情可知也高祖以為不義潛師襲王僧
立見非次此情可知也高祖以為不義潛師襲王僧

辯於石頭剋之是夜縊僧辯貞陽侯遜位晉安王復立
徐嗣徽北引齊師遣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至莫府山
高祖並破之進帝位丞相進爵為陳王永定三年梁帝
禪位於陳三年人感守心上崩於周乃立高祖弟始興
列王長立弟子禧是為世祖崩立太子伯宗廢帝廢立
子舊也立弟子禧是為世祖崩立太子伯宗廢帝廢立
項與列王第二子也始崩立太子叔寶是為長城公也
叔寶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即位耽酒色左右嬖珥
婦人美貌麗服者千餘人常使孔貴妃等八人夾坐江
搃孔毓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縶綵牋製
五言詩十客一時和違則罰酒隨文帝初受周禪甚
君臣酣飲從昏達旦以此為常也隨文帝初受周禪甚
敦鄰好宣帝崩遣使赴弔脩敵國之禮書稱名頓首而
後主驕奢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隨文帝

不悅以示朝臣賀若弼揚素等以為主辱再拜請罪並
求致討文帝曰我為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
之乎命作戰船之人有使投文帝曰若彼能改行天
也 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揔管以致討書初隨
三 十 紙 通 喻 江 東 諸 軍 既 下 江 鎮 或 相 繼 奏 聞 暴 後 師 送 何 求
掌 機 密 抑 而 不 言 隨 軍 臨 江 後 主 曰 王 氣 在 此 齊 兵 三 鄉
度 來 周 兵 再 度 至 無 不 摧 沒 虜 今 來 必 自 敗 縱 酒 作 羊 詩
不 輟 隨 軍 或 進 拔 姑 孰 或 斷 曲 阿 之 衝 乃 下 詔 曰 犬 羊 幾
凌 都 督 分 兵 守 要 害 僧 尼 道 士 執 役 隨 軍 南 訶 道 並 進
大 軍 韓 擒 虎 入 自 南 掖 門 文 武 百 官 皆 遁 出 擒 後 主 隨
敗 績 也 僕 射 表 憲 勸 端 生 殿 上 正 色 待 之 後 主 曰 鋒 刃 師
之 入 也 可 友 當 吾 自 有 計 乃 逃 於 井 隨 人 以 繩 引 之 刃
驚 其 太 重 乃 與 張 貴 妃 孔 貴 人 同 東 上 都 隨 之 桃 菜
大 驚 鮑 宏 對 曰 東 井 於 天 文 為 秦 分 今 王 都 所 在 帝 聞 之
其 天 意 也 先 是 江 東 無 所 苦 我 自 迎 接 汝 及 晉 王 廣 復 挑 井
菓 渡 江 不 用 檝 但 渡 無 所 苦 我 自 迎 接 汝 及 晉 王 廣 復 挑 井

於 六 合 鎮 其 山 名 桃 菜 晉 王 廣 入 據 臺 城 送 後 主 于 東
果 乘 陳 舡 而 渡 之 也 晉 王 廣 入 據 臺 城 送 後 主 于 東
宮 已 後 主 與 王 公 百 司 發 自 建 鄴 之 長 安 及 至 京 師 列
陳 輿 服 引 後 主 及 王 公 使 宣 詔 讓 後 主 後 主 崔 息 不 能
對 封 長 城 公 隨 文 帝 東 巡 登 芒 山 後 主 侍 飲 賦 詩 曰 日
東 封 書 及 出 隨 文 帝 何 目 送 之 曰 此 敗 豈 不 至 仁 壽 四 年
由 詩 酒 將 作 詩 功 夫 何 如 思 安 撫 事 也 奈 何 帝 奈 何 帝
終 於 洛 陽 後 主 在 東 宮 時 有 鳥 翼 一 足 集 其 庭 帝 處 朱 闥 盡
地 成 文 曰 獨 足 上 高 臺 盛 草 化 為 一 足 集 其 庭 帝 處 朱 闥 盡
當 承 火 運 解 者 以 為 獨 足 上 高 臺 盛 草 化 為 一 足 集 其 庭 帝 處 朱 闥 盡
臺 當 承 火 運 解 者 以 為 獨 足 上 高 臺 盛 草 化 為 一 足 集 其 庭 帝 處 朱 闥 盡
下 果 如 夢 執 金 板 溥 稽 人 史 溥 曾 夢 京 師 朱 衣 人 三 十 四 年 陳 而
亡 果 如 夢 執 金 板 溥 稽 人 史 溥 曾 夢 京 師 朱 衣 人 三 十 四 年 陳 而
馬 上 郎 但 夢 見 梁 末 童 謠 云 可 憐 巴 馬 子 一 日 行 千 里 不 見 陳 而
滅 群 臣 以 但 夢 見 梁 末 童 謠 云 可 憐 巴 馬 子 一 日 行 千 里 不 見 陳 而
以 為 也 塵 謂 塵 也 羊 角 為 皂 皂 英 隨 氏 既 而 擊 侯 景 料 理 及 僧 辯 王
字 也 塵 謂 塵 也 羊 角 為 皂 皂 英 隨 氏 既 而 擊 侯 景 料 理 及 僧 辯 王
為 也 塵 謂 塵 也 羊 角 為 皂 皂 英 隨 氏 既 而 擊 侯 景 料 理 及 僧 辯 王

於隨北齊末者省官多稱省主將隨高祖姓楊氏名
見省也則知興亡之兆盡有徵云
堅周武帝初為隨州刺史女為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為
大司馬宣帝崩立靖帝進爵為隨王遂禪位馬改號開
皇元年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
子高祖崩太子即位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
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署為魏公密遼東人蒲山公
有大志常有思亂之心與揚玄感為刎頸之交也少個儻
凌之時密怒曰決機兩陣之間啞咄三軍披靡邀功
不一如密豈不可公若涉彼長途駟賢後使各申其
不密歸之豈為魏公謀後玄感敗天變下士夫耶及玄感
讓讓立密為魏公開幕府置僚屬十餘萬人梁歸都
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恭舉兵反竇建德自號
夏王朱粲自號楚王劉元進據吳都煬帝聞群賊起大

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煬帝聞盜賊蜂起召群臣問之
御史韋德裕曰夫裴蘊等阿媚陛下綿綿不絕將
世基御史大不夫裴蘊等阿媚陛下綿綿不絕將
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綿綿不絕將
下勿以諛言不介意乃詔馮慈明詣東都徵兵將
討密為無親所獲歸之李密聞慈明詣東都徵兵將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上毒流四海下大悅謂慈
合蒼生思平宇內熊羆之士百有餘萬據西倉之粟
成阜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決東海可流蹶太山
可東倒以禦此敵何敵不摧以建功名慈明曰蒲
危急不日將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蒲
名先帝位極朝端明公不頑造惡積禍盈於不旋踵
弃皇隨之極朝端明公不頑造惡積禍盈於不旋踵
以吞舟之師窮乎日昔巨君以天下之卒不越數千
于張強梁村塢唯德明是輔公何預焉密乃幽之詔
公諱鎮太原五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遙尊煬帝為太上
皇立代王侑為天子行伊霍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響應

此裴寂殷開山計也秋七月唐公將西出長安仗白旗
代王侑時在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
誓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
次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
不給又訛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秦王諫

乃止秦王大諫曰獨夫肆虐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
旆參墟斬將封豕以安萬人戮鯨鯢而清四海據嶺函
之固挾天子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聞之響應投赴
如歸今遇小敵便將返旆恐義師一不朝及旋踵禍變仍
勢不可全還守太原則一城賊耳恐不旋踵禍變仍
生也乃老生背城而陣一戰斬之平霍邑突諸城皆降唯屈
止也冬十月義師次長樂宮衛文昇扶代王乘城拒守

下也冬十月義師次長樂宮衛文昇扶代王乘城拒守
十一月平京師尊代王為天子改元義寧遣使四出徇
唐公悉罷之及後宮還其親屬初隨將多侵百姓時煬帝
百姓患之及義師至秋毫無犯皆曰真吾君矣時煬帝

將之丹陽而大臣將卒皆北人不願南遷咸思歸宇文
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殺煬帝於江都隨室王侯無少
長皆斬之立嗣王浩為天子化及為丞相上魯夢見青

死任亦死不若乘舡渡江水裴蘊虞基皆南人見曰去其
謀將卒不願南遷將因會鵠化及遂反執帝曰吾何以
負於天而致此乎告馬文舉對曰臣聞萬姓養帝一不
故立君以撫之是知隆大寶除苛布恩養人不強陳

北威狡虜二下隆大寶除苛布恩養人不強陳
位達社稷委餘年巡遊晏既略而棄世德南人強陳
控引江淮丁壯勞苦英華冠世經綸之類賀歲通河洛
重臣勳德俱茂薛道衡英華冠世經綸之類賀歲通河洛
卒遭夷戮賢哲之退諂佞骨於野年才成被弼先朝

澤悠行者不賢反國用上帝虛白骨於野年才成被弼先朝
不怠悠行者不賢反國用上帝虛白骨於野年才成被弼先朝
戎虜重圍魂有請上帝虛白骨於野年才成被弼先朝
會箕斂以既解理須帝虛白骨於野年才成被弼先朝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糠犬馬賤粟肉甲曹生熾短方更巡遊不厭羅綺士非無

夏魏夏遣師涉河則東都非陸以下之魏遣師
口奇二勝韓信下所有累卯成之無房所也臣聞兵
以士大萬出人守洛陽三萬人而守之秦備下請
親率大軍出洛陽魏人計之師循河而守以秦備
至倉卒之智動則未附兵革屢興之祖則建德
王曰朕新受命而動則未附兵革屢興之祖則建
我守一朕新受命而動則未附兵革屢興之祖則建
禹德復戴少康以入聖之附資二屢興之祖則建
有慙德況密業可伐之勢劉宗重尊光武業雖今
鳥合鬼神衆大業已就密之神未附殺一而奪其
主鬼神之失其業已就密之神未附殺一而奪其
賞罰不虛也其業已就密之神未附殺一而奪其
病乘其虛也其業已就密之神未附殺一而奪其
天時無不克地之精銳卒未附殺一而奪其
以不先無如地之精銳卒未附殺一而奪其
之鋒不可復生密矣英王將勇略不世非化及思
戎以不先無如地之精銳卒未附殺一而奪其
固曰兵除所以謂四分之五裂持所忌馬今東有化及
固曰兵除所以謂四分之五裂持所忌馬今東有化及

心反旦棄之猶九縣無罪臣竊為陛下羞之乃富然海
貴一五月戊午天子侑遜位于別宮禪位于唐都長安
之五五月戊午天子侑遜位于別宮禪位于唐都長安
末謠曰桃李洪水遠楊山宛在花園李唐姓也王洪
水者唐王諱也楊姓也楊山宛在花園李唐姓也王洪
名侑與音同言楊姓也楊山宛在花園李唐姓也王洪
終於曆數有歸唐王當踐其位也帝已已王世充段
立越王侗為皇帝於洛陽六月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
城據黎陽稱許李密率大軍壁清淇敦煌張守一聞密
之拒化及也說越王以討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計與
密連和萌武守一說曰臣聞鴻鵠之心已成今陛下
周待地肯河面洛帶甲十萬食牛之穀十成此霸王
非待地肯河面洛帶甲十萬食牛之穀十成此霸王
夫群蟻成文倫之勢也固自守不取越王濟世若何
曰三王之興嬰五伯之舉莫不由兵以取成王濟世若
甘野之王興嬰五伯之舉莫不由兵以取成王濟世若
者也今齊桓起為衆皆以征討不遲之患代者莫過
者也今齊桓起為衆皆以征討不遲之患代者莫過

信密師文不有四天全弱取文舉忸請資之為為戰為不
徐奔敗吏常其海下制而之吏應於案故上名飢必何得
世武績合能時沸安其強先儒天自甲慶也不直剋如求
勸牢世日者不騰樂後必與士順伐息者單可則矣單走
俱不充不代可英百無受之守人必兵在將謂為祖雄無
為敢乘戰之廢雄姓捷天將之嵩有侯閭單直飽君信路
密入勝則何也竟無矣狹弱於岳異時弔之言光充曰以盈
將北趨大曲越起事密願之內為圖觀者在滅祿扶不樂十
軍渡洛事直王角釋曰主必孰城不覺世門亡之隨可戰日
中河口去之淫帝文智公強與洛盈水數充誠之謀室夫之世
号遂密矣有虐圖采哉姑之邀一為年志恐下之時威曲當
為奔左密請之餘蕩從不之取時池禍大乘也時天之不為思首
三唐長遂以定天清容戰而而之武將而於物上可老歸可
傑初史用定天清容戰而而之武將而於物上可老歸可
故王邴單亂厭氛於王強不功臣作體化物上可老歸可
密伯元權屬之祿廟伯之與墜勁矣強及不也為師之致
信當真信武久文堂當我必萬兵然心必兩主曲正卒麾
之與以策臣矣不武單承受全經後勇始大公主為食下
而單倉合制且如不惟其天之略仗而於勝之公直飽諸
戰雄城戰治天武如信弊咎業於順多世無策以曲不君
大降密屬命各文曰以將欲外而悍充常久逆則敵以

二二出如上也京越無使將天累待文孫暇化有
也今數此示堅師王命王充擊密密不用祖君彦計密師敗績遂西奔
食世戰我有東其要路無之仁世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盡充之疲餘都東路無之仁世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求之疲餘都東路無之仁世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戰兵之力彼都無之仁世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三不多彼都無之仁世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也可方勞必令得東而己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我當以奔急世充而己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但者誤命世充而己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乘三之兵法必已充擊密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城兵也密所救以今密悉也密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固仗密曰謂待銳卒三而會群寮議之西空裴
守精銳公彼其出至洛萬至群寮議之西空裴
蓄銳一知出至洛萬至群寮議之西空裴
力一知出至洛萬至群寮議之西空裴
待也其則洛萬至群寮議之西空裴
時決一歸然河曲必西空裴
彼計不彼後河曲必西空裴
欲深知歸還軍西空裴
戰入其則軍西空裴

唐武德二年王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稱尊号隨氏滅
矣梁時沙門寶誌為書曰奉三來就九索虜下殿走意
何冷冷揚南柳何青青人今正好樂已復成彭城牽江就
城十村二年也成言輸也吳人謂西北閣之下果於此被執
初上師起上都英雄竟起此皆曰此乃狂賊終無所成及
聞義李諱為天子安用聖為撫心而歎久之復卧曰王
不知死天論曰干寶稱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
自成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
非人事也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
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范曄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其
所以致削弱禍敗者蓋漸有由矣三代以璧色取禍羸
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

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漢迄于周隨觀其興亡雖
亦有數然大拒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為人興利除害其
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無度孔子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遠佞人去僻惡有盲哉昔秦王見周之失
自恃任人滅秦高祖既定陳勝楚漢成由布衣非封君
有土而並惟脩關梁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長戎
由武關到奪取乃不犯關下權及失其處又從大專
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下權及失其處又從大專
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姓心亡天既西京師大專
生焉更始見安樂不納諫臣赤眉圍於外臣反於城
遂以破敗則自安樂不納諫臣赤眉圍於外臣反於城
誼曰夫事有招禍無患耳
姦唯賢良然後無患耳

長短文經卷第四

